



行動研究於傳播內容設計實務之應用

2017

 Fabia L Lin Amo Lin

 Download with Google

 Download with Facebook

or download with email

行動研究於傳播內容設計實務之應用

摘要

READ PAPER

數位科技帶來巨大的影響，使傳播領域不得不重新審視其資源與工具，以回

方面提出傳播內容設計實務之研究建議，包括：研究起點、循環式過程、研究中反思、資料蒐集與分析、協同合作。期望對現有傳播研究與實務結合的思考與做法有所補充。

關鍵字： 行動研究、創作研究、行動反思

行動研究於傳播內容設計實務之應用

壹、前言

過去十幾年來，數位化為傳播領域帶來劇烈變動。一方面，數位工具大大改變了傳播內容的產製和呈現方式，新的工具、平台此起彼落、汰換迅速，不管是文字還是影音工作者，都不得不審視他們手上的媒介工具，重新思考專業技能的內涵。另一方面，社群時代的網路訊息，混亂破碎、紛雜並陳，整體環境造就了比以往更加缺乏耐心的閱聽眾（Carr, 2010），這一切都迫使傳播人重新思考適合的語彙、介面，和敘事技巧，重新探索傳達訊息的方式。於高度不穩定的環境中，舊日的產業模式正在崩解，沒有安全的模式可獲利，沒有可靠的原則可因循。傳播實務工作者比以往更需具備面對不確定、因應創新需求的能力。這樣的時期，傳播研究是否也能因應環境之變化，一同回應實務上的挑戰呢？

傳播雖為實用之學門，過去一向有理論與實務二分之慮。以往，傳播研究的基礎，就像許多社會科學學門，建立在科技理性的研究立場，從認識論的基礎，將理論與實踐歸屬不同範疇，而學術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的責任也有明顯區隔。學者乃研究者，其任務在發現或建立通則。實務工作者則為被研究者，其聲音需透過學者的聲音加以轉化方能成為理論。然而，實務工作者身處變動的情境中，與實務現場有複雜的連動關係，研究者從旁觀者的角度去調查、分析實務工作，自然無法捕捉其中之內涵。加之，傳播行動乃發生於動態而複雜的環境中，是一

也造成理論與實務的分離。

過去理論與實務各司其職或許可被接受，然而在現今對創新的高度需求之下，理論與實務的脫節則為不容忽視的問題。事實上，實務環境愈是嚴峻，研究愈是重要。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，任何作法都可能只有短暫保值期。研究的重點不在現況的整理，或成功模式的模仿，而是幫助我們掌握實務工作的深層意涵，以超越既有的程序和作法，突破常識與慣習的限制。理論之可貴則在啟發現況之外的想像，指出在習以為常的實踐之外有什麼其他可能性。問題在於，怎麼樣的研究可以拉近理論與實務的距離，可以讓實務工作者更加直接受益？行動研究之加入運用，或可發揮此種功效。

行動研究一大特點在於，研究（者）即是實踐（者）、實踐（者）即是研究（者）。此種研究是研究者在其專業角色的社會實踐中所進行，係為了更有效的專業實踐所做的研究，而不是為了研究而投入觀察其他行動者的實踐。其研究問題來自實務上的狀況，其結果能使研究者增進對實務工作的理解，進而求得專業上的成長（吳明清，1991；王文科，1999；陳惠邦，1998；陶蕃瀛，2004）。將

1

行動研究應用於傳播領域，或能有助於縮短理論與實務間的距離，並使傳播研究在動盪劇變的環境中更起推動實務創新之作用。

行動研究至今已有數十年發展歷史，然而在傳播內容設計實務之應用卻明顯缺乏。本文接續檢視目前行動研究於傳播領域的運用情形，並借鏡藝術設計領域的創作研究之概念，最後則提出研究實施之設計建議與結論。

貳、傳播領域中的行動研究

行動研究（action research）起源於 1930 年代，其概念最早由社會學家 John Collier 提出。1933 年，Collier 擔任美國聯邦政府印地安人事務部主管，以有系統的調查和探索，推動印地安保留區的教育重建和生活改善計畫，強調研究對於該計畫的重要性，認為研究應是執行行動的主要工具，而行動則會驅動研究的進行（Collier, 1945），儘管當時 Collier 尚未定義此概念，但已能從中看見行動研究的雛形。而心理學家 Kurt Lewin 則在 1946 年於文章中正式使用「行動研究」一詞，認為行動研究因結合實務工作者的智慧與能力，有助於弭平實際社會行動與抽象理論的鴻溝，既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亦能發掘族群生活的通則。Collier 與 Lewin 都將行動研究視為促進社會改進的管理策略，乃結合社會實驗與回應主要社會問題的過程。

行動研究的發展軌跡始於社會改革之理想，之後擴及多個社會實踐領域，如組織機構或社會福利等，到了晚期則多了專業追求的性質，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更是備受推崇。傳統認為專業（profession）或專業知識是出自於理論的應用與技術的發展，美國教育學家兼哲學家 Donald Schön（1983）卻認為，實踐者在行動過程中的自我反思—即「行動中反思」（reflection in action）—是一種專業能力的再建構，透過不斷重新看待事物、重新提出問題，並試圖解決行動過程所面臨的問題之循環，實踐者成為實踐脈絡中的研究者，不斷重構自我知識體系，並在過程中建構數一數二的實踐專業。

強調行動與研究兩者的相輔相成，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，並著重於具參與及改良性的過程、能彈性且能靈活運用的研究方法、反思性的實踐，這些概念反映了數個社會科學領域對理論與知識的求索。行動研究的應用逐漸用於多個不同

理論當中，除了學術文章的發表（2005；2009），他們也偕同其他學者彙整相關研究的經驗與心得，於2009年出版了研究專書，更完整地闡釋行動研究的觀念與方法，及其如何能應用於新媒體的傳播議題。

Hearn & Foth（2005）於文章中明示，由於新媒體和傳播領域不斷地更新與改變，其過程與結果皆難以預測，且通常具難以量化之人為情感因素在裡面，需

2

要更有彈性且具創造力的研究方法。行動研究根基於過程的改變，反映外在現象、具彈性、開放之特質，十分適合應用於該領域，延伸傳播研究的可能。

傳播研究之研究方法多轉移自其他學門傳統，呈現各家雜陳的現象，不過，Hearn & Foth（2005）認為，主流的方法可簡單分為三類：功能／實證學派（functional/empirical）、詮釋主義（interpretivist），以及批判論者（critical stance）。儘管此三派傳統在傳播研究中各有擅場、相互爭鳴，仍有一項共同之處，亦即將觀察者（observer）與被觀察者（observed）劃分為二。

功能論學派追求的是一種均質且可預測的科學公式，強調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相互不干涉，相信唯有科學論述（scientific discourse）能有效地解釋現象，行動者的個人見解不足以作為解釋，故觀察者必須將自身於行動中「抽離」。然而這也使得行動的脈絡被予以剔除、目的背後的涵義不被討論，導致所獲得的數據普遍不適用於個體，分離了理論與行動。

相較於功能論者，詮釋論者較重視社會脈絡，並更加理解意義創造的重要性。儘管如此，詮釋論者和功能論者一樣重視理論的建構，甚至包含對被觀察者的心思想法的建構。對此 Hearn & Foth 也提出質疑，若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並不是站在相同的位置，其建構的故事主要來自於觀察者的觀點，意義的產生主要來自於觀察者的歸因。觀察者擁有「說故事的權力」，然而從其角度建構出的故事，只能代表觀察者自己的世界，而非被觀察者的世界。

最後是批判論者，儘管他們聲稱能提出更好、更合理、更符合人道的見解，仍然無法真正了解被觀察者的觀點或想法。批判論者強調對特定價值信仰的捍衛而非審視，但這也使得批判論者更容易展現較高的姿態，迴避自我反思（anti-reflective）。他們在大的立場與觀點上的堅持，使其較難以開闊的胸襟面對個別事件和問題，這也導致批判論者與功能論者有相同問題：與所處理的現象脫離。

Hearn & Foth（2005）認為，這三種傳播研究傳統都抱持著同樣的立場：皆透過一位客觀、有條理、具批判性的觀察者，來做為認識世界或了解問題的媒介。儘管他們能在各自的位置做好本分，但卻忽略了傳播本身所包含之具有互動性的過程（interactive process）。站在觀察者的位置將導致理論與行動的分離，理論一旦與行動分離，易使任一研究傳統更加著重在其理論的建構，而無法看見其方法的貧瘠，理論的建設終將只是用來與理論答辯，而無實際應用。這也呼應了本文不斷強調的論點，面對傳播研究中理論與實踐的脫鉤，一個重視觀察者（即研究者）直接涉入（engagement）行動的方法，對於揭露其限制之處與更進一步的發展

是有必要的。我們或許能將行動研究視為一種傳播研究的新哲學，而不是將其侷限在方法論，以其所蘊含之知覺開放性而非對純粹的捍衛來看待研究，也可能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